



昨日重现

# 小时候的劳动课

文/李 晓

往事情怀

## 过去的儿童节

文/高雁萍

过去的儿童节,没有零食,没有礼物,更没有过节费;只是“六一”前一天,在校园里的泥土地上打开场子,把教室里的双人长条板凳搬出来,一个班挨一个班,围坐在一起,形成一个圈儿。联欢会开始了,圈儿里演,圈儿外看,有掌声,也有笑声,倒也够红火热闹。

桥靠小学有一台脚踏风琴,平常放在老师们批改作业的办公室,哪个班要上音乐课,就去几个力气大的男生,一起把琴抬到教室里,下课后还得再抬回办公室。每年六一儿童节前,脚踏风琴和音乐老师就比平常忙得厉害,因为不管是独唱、合唱,还是舞蹈,都得提前跟着音乐排练,要不到时就乱套了。

我那时候爱唱爱跳,胆子也大,参与欲也强,独唱、合唱、群舞、领舞,啥也落不下,有一年还自告奋勇,给低年级的小妹妹们编了个又唱又跳的节目。选的是《打靶归来》。每天放学回来吃了中午饭,就跑到二哥家的葡萄架下,边哼唱边设计动作,小我一岁的侄女海清是观众兼参谋。二哥路来路过也看两眼,我就编排的更起劲儿了。大概用了四五天,自己感觉像那么回事了,就开始利用每天下午放学后的时间,在学校教她们。

可跟我妈一比,那简直就是天壤之别。那时候,我妈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离儿童节还有好些天呢,我妈就早早从班里选了个个头差不多的活泼女孩儿,利用自己从小唱戏的功底,开始教她们跳瓶子舞。每人得准备四个小药瓶子,就是过去打针用的那种装有白药粉、有个胶皮塞子的小瓶儿,我还去村里的诊所给要过几个。跳舞的时候,每个人一手握俩,边跳边让手里的两个瓶子相互碰撞,发出有节奏的清脆响声。这个表演技术含量非常高,手一张一合,动作小了,瓶子不出声,动作大了,拿捏不好又有可能把瓶子甩出去或直接掉地上,所以,从编

排到开联欢会演出,我妈那辛苦下的,有时怕耽误回家给我们做饭,还得把那几个小孩儿带到我家大院儿里,边做饭边教她们。当然,这个节目的表演是非常成功的。

我的嗓子不赖,有一年六一在学校里唱了个独唱,老师们都说唱得好,就选我去参加郊区教育局组织的中小学文艺会演。我记得是在军区礼堂,第一次上大舞台,没敢太往前走,听见音乐响起跟着就唱:“一辆辆的那个胶轮大车呀上呀么上山坡……”结果唱完下了台,我妈说我离麦克风太远了,声音根本没被放出来,于是就真的没得上名次,为此我后悔了好长时间。

图门是我同学,也是我们班的文艺骨干,可惜后来转到城里上学去了。但她转走的第二年的六一前,又被和她同住电影制片厂家属院儿的乌老师叫回来,教我们班女生跳《赞歌》:“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高举金杯把赞歌唱,感谢伟大的共产党……”图门居然挑我当领舞,可把我神气坏了。

过去表演节目,根本没有现在小孩儿们穿的那些漂亮公主裙呀亮片儿裙呀小礼服呀小黑皮鞋呀,男生基本白衬衣蓝裤子,女生顶多穿个或红或粉的的确良衬衣,下面配条裙子,自己没有的还得跟同学借,要是头上再有个小方巾一扎,那就洋气得不行了。当然也要化妆;涂两道夸张的黑眉毛,擦上发高烧一样的红脸蛋儿,咋看都像扭大秧歌的。

桥靠小学在村南头,东面一过汽路,就是内蒙吉林学院(现农大东区)西墙,学校南面再往南,一过卖炭的炭场子,就是直属乌兰牧骑的所在。图门转学走后,蒙古族歌唱家拉苏荣先生的妹妹从老家来到呼和浩特,就近入学跟我成了同学,这样,过六一时,我们班又多了一个能歌善舞的。再后来呢,我们毕业了,也就没资格过儿童节了。

我的童年在乡下度过。小学时,有一堂课如浮雕般深刻,就是劳动课。“同学们,下一堂课,是劳动课!”身着灰白咔叽布的班主任老师郑重宣布,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写上一行字:“我们是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做一个从小热爱劳动的好学生!”同学们雀跃着,他们就是山乡林子里的一群小鸟。

劳动,对于一个农家孩子来说,就是最日常的生活。那时候,学校里几乎看不到一个胖子。大地上的劳动之人,有着山石一样的身子骨,清冽的山泉水在身体里奔突,雄鸡的啼鸣唤醒着山野里的日子,劳动的艰辛喜悦与命运一直不离不弃。

我们上小学时的劳动课,是去收割后的麦田里拾没收拾干净的麦穗,有时也是到山坡上拾肥,用小铁铲把石头上的青苔刮下来做有机肥,那些狗粪、鸟粪也拣到积肥竹篮里,这些肥料被我们送到一些农户家中,农人们拍着我们的肩眉开眼笑地收下。在大地起伏如浪的庄稼生长中,有一群少年参与其中,劳动的快乐发自心底。

给学校操场拔草,也是我们的劳动课。学校的操场,就是一个土坝子,操场上的蓬勃杂草,以野性的姿态生长,还有星星点点的野花点缀其中,自有一番风景。我们这一群山里的孩子,在劳动课里,带上小锄头、铁锹去操场上拔草。操场上的草,大多是狗尾草、牛筋草、车前草,那些狗尾草成熟后结籽,一串一串地在风中摇摇晃晃摆动,这也是孩子们眼里的一道风景。劳动课里,同学们把操场上的草很快清理得干干净净,一个个小脑袋上都汗淋漓的了,望着显得空荡的操场,喜悦之中突然也有了失落。平时杂草有半人高了,同学们在草丛里捉迷藏,有次我躲在草丛里还大声喊叫出一个同学的名字,那个同学在期中考试时超过我几分的成绩,我那一声喊叫里,有情绪的释放,也有赶超他的雄心。

拔草结束后,班主任老师喊全体集合,由他起声领唱《劳动最光荣》《山里的孩子心爱山》《闪闪的红星》这些当年经典的歌曲。歌声

回荡在大山里,让小小的心田,盛满了劳动的幸福。

8年前的夏天,我们一群小学同学,簇拥着当年的班主任老师,在他82岁生日那天,回到那所乡村小学的旧址前,而今那里的学校早已经拆除合并到了镇上,旧址上是村民们的自建房。颤巍巍的老师在反复踱踏着步子,寻找着当年的操场位置,他似乎到了操场中央的位置,于是他再次领唱后大家合唱:“山里的孩子心爱山,山里有我的好家园,山里的泉水香喷喷,山里的果子肥又甜……”我们这些人到中的小学同学,看见白发苍苍的班主任老师,早已经老泪纵横。

那天,82岁的班主任老师还带领我们去山里再次上了一堂劳动课,那堂劳动课,是帮村民张大爷家收割稻子。倔犟脾气的

张大爷,当年小学劳动课时我们给他家积过肥,而今他还守护着山腰那一湾扇形的稻田,还在坚持着种水稻、种麦子、种蚕豆。30多年后,我们这一群在城里已有了发福身子的中年男女,又在稻田里相遇了。一粒稻,天光雨露中经历了风雨雷电,它散发着大地深处的沉香。一群当年同学,从稚童启程,经历了世事沧桑。中午,一群收割稻子的人,累得腰酸腿疼,我们抬头相望,晶亮汗水中,重拾纯真少年时的劳动时光。那天,我们在山里清澈奔流的溪水中,更加明白一个道理,劳动,只有劳动,才能创造我们美好的生活,操纵着命运的流向。

那天晚上同班主任老师分别时,老师从包里摩挲着拿出一条珍藏多年的陈旧斑驳围巾,这是一条在岁月里淘洗的围巾,是我们这群人中一个女同学在毕业那年,跟她妈妈学针织后给老师织下的第一条围巾。“老师!”女同学激动地扑到班主任老师面前,哭了。

今年秋天,《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将作为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纳入,那些我们少年时代的课余劳动场景,又风尘仆仆归来了。劳动,照亮着成长的岁月,劳动,照亮着一生的时光。

